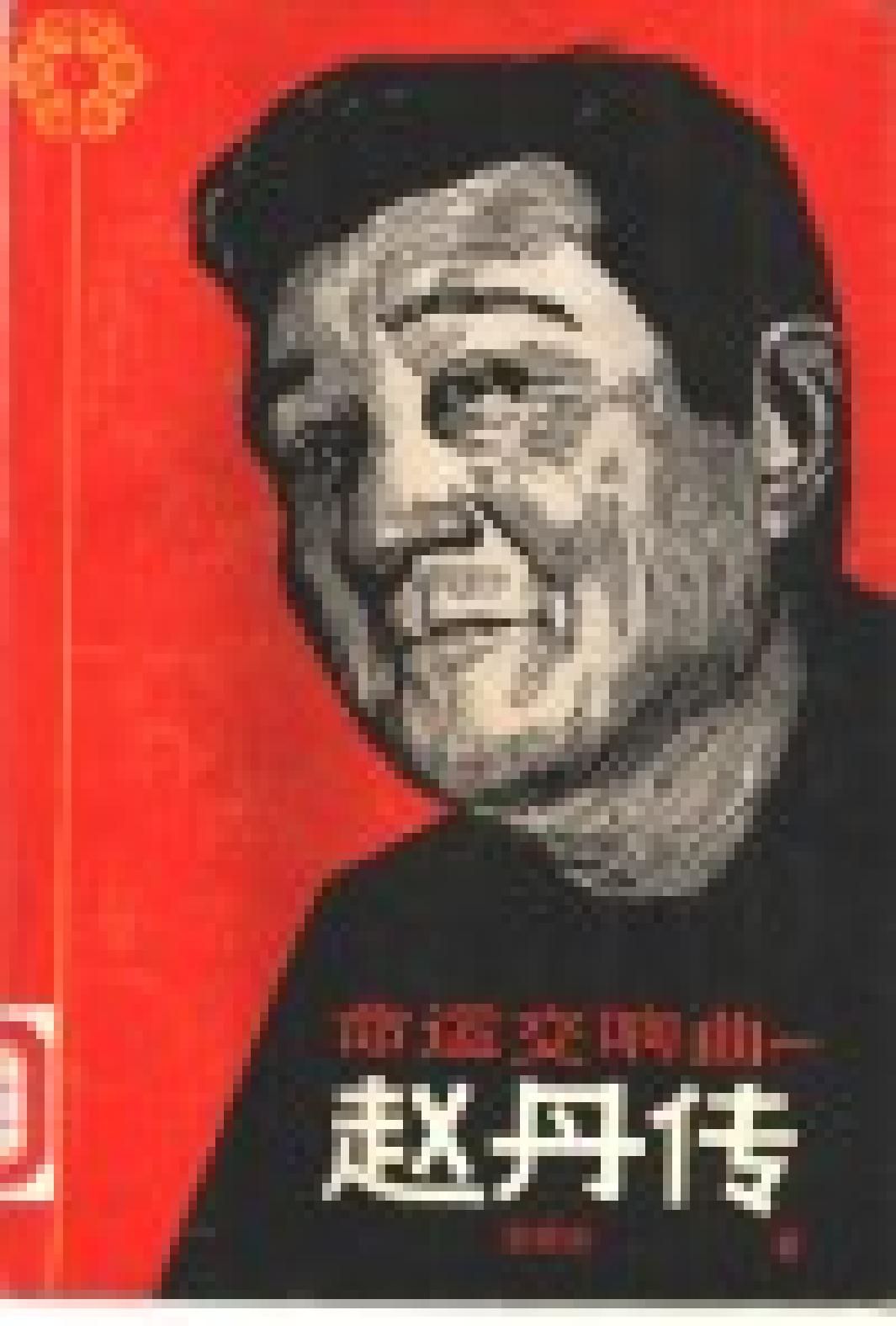




命运交响曲—
赵丹传

倪振良

著



南漢文博物館
趙丹傳

传记文学丛书

命运交响曲 — 赵丹传

倪振良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命运交响曲——赵丹传

倪振良 著

*

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国防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850×1168 毫米 32开本 18.5 印张 7 插页 383 千字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600册

书号：10355·652 定价：平装本3.80元

精装本5.35元



1935年春，赵丹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的易卜生名剧《娜拉》中扮演托伐·海尔茂（中），金山饰尼尔·柯洛克斯泰（右），郑君里饰阮克医生（左）。



1936年秋，赵丹在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的奥斯托洛斯基的名剧《大雷雨》中饰演奇虹。



1937年，赵丹与白杨合作，演出了《十字街头》。



1937年，赵丹（右一）与周璇（右二）赵惠深（右三）魏鹤龄（右四）联袂演出《马路天使》。



1937年，赵丹在话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中饰罗密欧。



1939年，赵丹赴新疆前在重庆演出夏衍的话剧《一年间》。赵丹(中)叶露茜(右)白杨(左)。



1947年，赵丹逃脱盛世才魔爪后，与秦怡首次合作、演出《遥远的爱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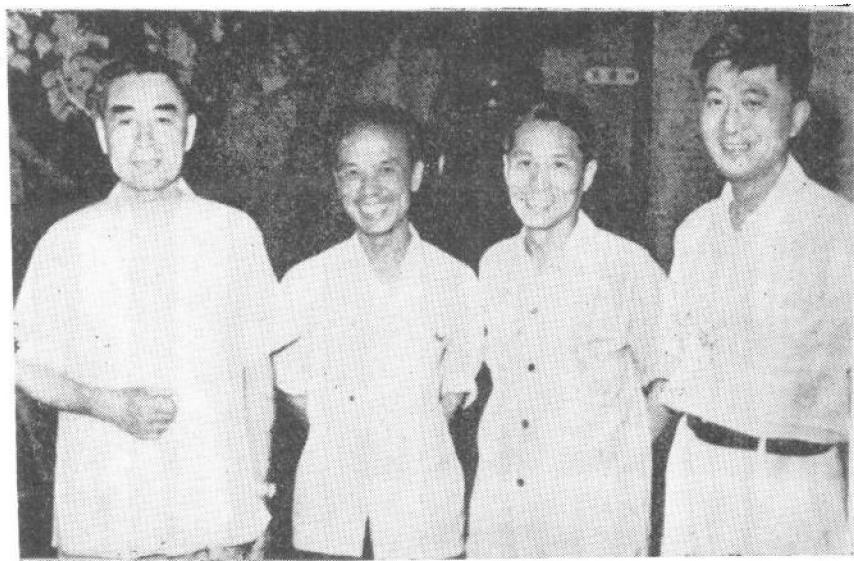
1949年，赵丹在上海虹口区一座监狱拍摄《丽人行》时的剧照。不想十年动乱中竟在此锒铛入狱。



1949年，赵丹在《乌鸦与麻雀》一片中，与吴茵合作饰演了一个喜剧型的角色小广播。



1957年7月，毛主席视察上影厂，赵丹（左三）黄宗英（左二）同上影厂的演员们与毛主席依桌谈心。



赵丹（右一）的老友王为一（左二）徐韬（左三）和周总理亲切合影。



五十年代,赵丹(后排右一)白杨(前排右三)王为一(前排左三)等电影界同仁与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合影。



1956年,赵丹蓄起胡须,饰演了李时珍。

1957年，赵丹饰演《海魂》中富有正义感的国民党士兵陈春官。



1959年，赵丹饰演鸦片战争中的钦差大臣林则徐。



1963年春，赵丹拍了扮演鲁迅的定型照。影坛的朋友们王丹凤（后排左二）黄宗英（后排左一）白杨（前排右二）韩非（后排右一）欢聚一堂，与赵丹揣摸鲁迅的举止、神情。

1965年，赵丹在《烈火中永生》中饰演的许云峰。



1978年，赵丹与黄宗英游览长城时的合影。



1978年，赵丹与日本电影界同仁三国连太郎（右二）栗原小卷（左四）拜见邓颖超同志。

1979年，原定赵丹在电影《大河奔流》中饰演周总理的定型照片。



1979年，病魔缠身的赵丹。



1979年，赵丹挥毫写诗，
以泻胸中积瘀的怨屈。

落葉枝頭辭北歸
恩理母心潤枯萎
三姐傳歌多善惡
山林碑石日月歌

趙丹書
1979年1月

赵丹墨迹

序　　言

阳翰笙

我与赵丹，相识、共事、过往有近半个世纪。彼此相知很深，感情很厚。

倪振良同志的《赵丹传》，我看了，感到是一部成功的作品。这作品对赵丹的艺术探求，生活波折，坎坷遭遇，和其间思想感情的变化，包括挫折时的苦恼，成功时的愉快，以及他的个性特征都写出来了，很不容易。

在这篇序文里，我还要补充两点：

一是赵丹思想的发展过程。赵丹从小是受了“五·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爱好、从事戏剧活动的。他在南通读中学时，就与顾而已、朱今明、钱千里等小伙伴组织了“小小剧社”，演出“文明戏”。1930年2月，上海左翼剧联的赵铭彝、郑君里、左明、保罗等领导的“上海摩登剧社”去南通，在赵丹父亲经营的新新戏院献演后，“小小剧社”在左翼剧联南通分盟领导下开展活动。从那以后，赵丹开始自觉地靠近剧联。尤其是进上海读书后，他组织、参加了“美专剧团”、“新地剧社”、“拓声剧社”等，编导演出了不少“普罗”话剧，抨击

黑暗，追求光明。1932年秋天，他正式参加了左翼剧联，从此成了剧联的骨干分子，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话剧运动及进步电影事业。“八·一三”后，赵丹撇下不满周岁的赵青，毅然参加抗日救亡演剧队，不辞劳苦，宣传抗日，直至到新疆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打入冤狱。抗战胜利后，赵丹根据我党的指示，参加拍摄了多部进步电影；解放后，他又成功塑造了众多的，促人奋发的银幕形象。在这过程中赵丹由一个进步文化工作者，逐渐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，1959年他被正式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由此可见，赵丹是在党的关怀、培养下成长起来的。他一生热爱党、热爱劳动人民，一直执著地追求真理，靠拢组织，接受、服从党的领导，即使受了委曲，他也能克制自己。例如，赵丹因主演《武训传》，受到非常片面、粗暴、极端的批判，他想不通，受不了，但在组织上他还是服从，始终保持缄默。

关于《武训传》问题，我要替赵丹多说几句话，这就是我想补充的第二个问题。1948年冬天，“中国电影制片厂”（国民党军委会的电影制片厂）要拍两部反共的戡乱片《共匪祸国记》与《共匪暴行实录》，我与有关同志商量了一个对策，用推、拖、拍坏等办法予以抵制；后来该厂中倾向我党的负责同志又想出用拍一部“巨片”来抵挡他们，挤掉他们的时间、场地和财力，于是设法让他们开拍了《武训传》。当时我和于伶同志早已秘密离开了上海。至新中国成立前夕《武训传》已拍好三分之一，然后才由昆仑公司接过来继续拍摄。孙瑜同志编导此片，还与陶行知先生有关。抗战时陶行知先生在重庆育才学校提倡发扬武训精神，兴办教育。孙瑜因此编导了《武训